

大官人

作者：三戒大师

内 容 简 介

永乐九年，盛世天下，国大民骄，四海来朝！

值此时，问一声，谁不想当大官人！

【第一卷】
富春山居图

第0001章 第一日

秋雨在黎明前停歇，外面鸡鸣天白，他也缓缓睁开眼。

这几天，他一直沉浸在巨大的震惊中——他发现自己竟然变成了另一个人，不仅样子变了，脑海中还多了份陌生的记忆。直到今天，震惊渐渐变成麻木，他终于接受了这一荒诞不经的现实——自己的灵魂竟回到了六百年前，和一个叫王贤的年轻人的身体融合在一起！

‘能活着就是万幸了……’他轻叹一声，庆幸自己大难不死，庆幸自己是个没有妻儿牵挂的孤儿，生活在哪里都没区别……

想到这儿，他对自己那一身腱子肉，变成现在这副枯瘦如柴，连手指都动弹不得的小身板，也就没什么不满了。

他正在寻思着，如何去面对‘自己’的家人，突然听到外面吱呦一声门响，紧接着便是一个怒气冲冲的声音：

“这瘟鸡，天都大亮了还不打鸣！早晚把你炖了！”

这声音，来自一个泼辣的女人，这正是王贤的老娘。她训完了鸡，又训起人来，“一群懒种还不滚起来，再睡天就黑了！”

在老娘的喊声中，王贤的大哥王贵赶紧穿衣起床，胡乱抹把脸，便要去做饭。

“你媳妇呢？”老娘正端着簸箕在喂鸡，见是儿子做饭，登时拉下脸。

“翠莲……”王贵的上眼皮厚厚的、嘴唇也厚厚的，一看就很老实。在老娘面前，更是跟老鼠见了猫似的，闻言缩缩脖子道：“今天那个不舒服……”

“一个月来十五天的身子……”老娘哼一声，骂道：“骗鬼呢！”

“娘，俺去挑水了。”王贵憨憨地笑笑，拿起竖在墙角的扁担。

“俺俺，难听死了，跟谁学的！”老娘又哼一声，喂完了鸡，在围裙上胡乱擦擦手，一只胳膊夹个木盆，一只手提个桶，便往西厢房走去。还不忘吩咐老大道：“吃饭之前，把天井扫了！”

“嗯。”王贵乖乖应道。

……

王贤就住在西厢房，他虽然已经醒了，但还没想好该怎么去面对这家人，尤其是那位愤怒的老娘，决定还是闭眼装昏。

房门被重重推开，头裹青巾的老娘，提着桶、端着盆，啪嗒啪嗒走进来。其实这位母亲长得很秀气，一双眼睛黑白分明，非常的有神，不发作的时候，并不像母老虎。但当她一发作，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，便变得寒光四射，锐利逼人！

一张利嘴更是能把活人骂得背过气，然后再气活过来。

进屋之后，她第一眼先看儿子，见他还是闭着眼，一动不动，便习惯性骂道：“兔崽子还不醒，老娘要被你拖累死了！”说着走到床边，掀开被子，给他翻身擦洗，按摩敲打……还把贴身的衣裤给他换了。

说起来，卧床这么久，王贤身上却仍光洁如初，一个褥疮都没有，这在闷热潮湿的江南地区，简直是个奇迹。

虽然已经入秋，但一个瘦小的女人翻动一个十六岁的男子，还是很吃力的。忙活到一半，老娘就已是满头大汗。她一边擦汗一边郁闷道：“人说嫁汉嫁汉、穿衣吃饭，养儿养儿、防病防老。老娘倒好，上辈子欠你们王家爷们的，给你们当牛做马！”

说完继续给他擦拭腋窝，王贤是个怕痒的，不禁一哆嗦。

老娘登时就激动了，一下窜到床头。王贤还要装昏，老娘大耳刮子已经啪啪地抽上了……一下下是真打啊，痛得他忍不住龇牙咧嘴。

“王贵，王贵！”老娘看着他脸上生动的表情，满脸惊喜地尖叫起来：“快来呀！”

王贵在外面扫地，听到老娘叫，扔了笤帚就冲进来，蒙头蒙脑地问道：“娘，咋了？”

“你看你弟弟，他醒了！”老娘说着话，翻开王贤的眼皮，便见他眼珠子滴溜溜地转，这下是装也装不了， “吴大夫怎么说的来着？”

“吴大夫说……”王贵挠头想了想道：“俺忘了！”

“还不快去请大夫！”老娘最看不惯他这窝囊样，飞起一脚，把大儿子踢出去。

很快，县医学的吴大夫便匆匆赶来，为王贤诊视。王贤既然已经接受了现在的身份，也就借着这机会‘醒’过来。

其实不用诊视，只要不是瞎子，都能看到王贤缓缓睁开眼了。

全家人彻底松了口气。小妹银铃一蹦三尺高，围着床大笑大跳，王贵也直抹泪，就连王贵媳妇都很高兴，问吴大夫道：“不用再花钱抓药了吧？”

吴大夫正在喝茶解渴，闻言喷了王贵一脸。

老娘狠狠瞪王贵媳妇一眼，对吴大夫道：“她是问啥时候能好利索？”

“这急不得，”吴大夫慢悠悠道：“他身子太虚弱了，我开个补养的方子，吃一个月看看。”

“啊，还得吃药！”王贵媳妇喜色尽去，大声抱怨道：“他都把家吃空了，还吃！”

“慢慢养不行么？”老娘其实也不舍得再花钱了，她哪还有钱？

“当然可以，”吴大夫捻须道：“但他躺得太久了，身子亏空极大，要是不赶紧调养过来，只怕将来好了，也是个病秧子。”

“那直接给他进补行不？”老娘又问道。

“虚不受补，你现在给他补，要害死他的。”吴大夫摇头晃脑，一脸悲悯道：“弟妹，王贤年纪这么轻，不能让他落下病根啊！”

“嗯。”老娘面色一阵阴晴变幻，终是狠狠点头道：“先生开方吧！”

于是王贵磨墨，吴大夫摊开纸，笔走龙蛇地开出一张方子，吹干了墨迹，递给王贵道：“抓药去吧，早吃早好！”

“嗯嗯。”王贵应着声，小心翼翼将方子接过，又看了一眼老娘。

“把先生送回去，再顺道把药抓了。”老娘叹口气道，“你跟陆员外说一声，先记账，月底一并结。”

“娘，人家药铺都说了不赊给咱了……”看着妹妹在给吴大夫收拾药箱，王贵小声对老娘道：“人家说你

这人忒没信用，这话都说仨月了，也没见一文钱……”

“你不去缠磨怎么知道？”老娘恼火地从手腕上解下个金镯子，拍在他手里道：“把这个押在那，先抓了药再说！”

“嗯嗯。”王贵这下松了口气。

吴大夫早就收拾好了，一直优哉游哉地喝茶，待娘俩说完了，才起身告辞。

“王贵，去送送先生。”老娘又从腰间摸出一串钱，差不多二十文的样子，递给儿子。

吴大夫见状笑道：“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竟然见着弟妹的钱了。”

“麻烦你那么多回，终于把小二看好了。”老娘大言不惭道，“这次把诊金一并结清了。”

吴大夫迈步往外走，差点跌倒，回头苦笑道：“合着我出诊一次，就值一文钱？”说着摆手道：“算了算了，我好人做到底，义诊了！”

“那多谢先生了。”老娘也不推让，便从儿子手里一把拿回钱，道：“等我家啥时候发达了，也给先生封两包雪花银子。”

“你敢送我我还不敢要哩。”吴先生摇头大笑出门，王贵赶紧送出去。

……

待王贵送吴先生走了，老娘瞥一眼儿媳道：“你身上不难受了？”

王贵媳妇脸一红，讪讪道：“还不好，我过来看看还得回去躺着。”便灰溜溜回屋了。

老娘哼一声，目光又转向儿子，心里是又高兴又火大。高兴好理解，火大是因为，她这儿子是从赌坊出来，被人打伤的。县里也没破案，最后只能以“赌博争执遭报复”定案。是以在老娘心中，这儿子就是因为赌钱被打的！

对这个游手好闲、又好赌博的儿子，老娘早就绝望了。一想到他日后难免故态复萌，害得家里雪上加霜，老娘就气不打一处来。要不是王贤刚刚醒过来，少不了一顿臭骂。

“日后再跟你算账！”老娘把儿子看了又看，最后狠剜一眼，便留下银铃照看他，自个回屋干活去了。许是兴奋后的虚脱，她的脚步有些虚浮，走到门口时，被门槛绊了一下。老娘踢一下门槛，怒道：“早晚锯下来烧柴禾！”

老娘走后，小妹银铃将早晨熬的小米粥，兑了点热水，喂给王贤喝。银铃的性格很像老娘，但毕竟年幼，还不泼辣，只是活泼而已。她一边喂粥，一边叽叽喳喳，讲述王贤昏迷后的情形，免不了也要数落他的不是。

通过她的话，王贤知道家里虽然境况很不好，但要是没他这一放倒，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，欠一屁股债不说，连饭都要吃不上了……想到这，王贤才意识到，方才老娘脚下拌蒜，似乎就是饿得四肢发软所致。

在六百年后，还有‘一病返贫’的说法，王贤记得鲁迅家里也是这么败了的，是以对妹妹的话深信不疑，不禁生出老大的愧疚。

“街坊都跟娘说，你肯定醒不了了，拖一天花一天的钱，还得把好人拖累坏了，还不如早断了利索。也就是娘这样的脾气，认准了的事儿谁也拉不回，要是换了别人家，几个你也死得透透的了！”

“哥，就算我求你了。家里为了给你治病，欠了这么多债。等你好了千万跟那些人断了吧。安生找份

工，好么？”小妹说完就灰心了：“算了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，怎么能指望你改呢？”

被个十来岁的小妹妹鄙视成渣，王贤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，哪还好张嘴？

“张嘴啊！”见他拒吃，银铃杏眼圆瞪道，“说你两句就想绝食？有骨气就改给我们看，到时候妹妹给你磕头赔罪！”

王贤的脸通红通红，臊得。

见他还是不吃，小妹小嘴一瘪道：“二哥，你别不懂事了，咱家不是以前了。咱们富阳不出小米，娘用正下蛋的老母鸡，才换了这十来斤，我们可一口都没尝过！”

王贤深深一叹，一口口吃完了稀饭，一粒都没浪费。

第0002章 哎哟我滴哥

这时候，王贵抓药回来了，老娘正忙着做鞋，见他提着药，登时大喜道，“他们真给了？”

“嗯。”王贵点点头，把药包交给老娘，又从怀里摸出个镯子，递给老娘。

“怎么？”看他那一脸熊样，当娘的就啥都明白了，讪讪笑道：“他们没上当？”

“见是娘拿出来东西，人家得多长两个心眼，”王贵闷声道：“让个懂行的一看，说是铜的，刷了层金粉。”

“一群睁眼瞎，这明明是真金！”老娘脸不红不臊，把那镀金的镯子套在腕上，不再提这茬道，“那你咋抓的药？”

“林家姑娘在给她老娘抓药，见我那些被那些人抢白，便替我垫上了。”王贵老实答道，“她说这两天还要来看弟弟呢。”

“哼，假惺惺。”老娘骂一声，“她林家害得咱家这么惨，要是敢上门，我打断她的腿！”

王贵哪敢跟他娘顶嘴，缩缩脖子不说话了。

“还没问，这药到底多少钱一副？”

“一百文……”王贵小声道。

“这么贵？”老娘倒吸一口冷气，擦汗道：“这要吃一个月，把老娘卖了都不够……”

“再想办法吧……”王贵叹口气道：“娘，我去看看弟弟。”说完来到西厢房坐了会儿，便心事重重地走了。

中午吃饭时，老娘见王贵媳妇又没出来，知道她又嫌饭难吃了，王家几乎是一天三顿青菜汤泡糙米饭，最多再加点酱蚕豆，确实让人难以下咽……当然你得有得挑才好挑三拣四。老娘和王贵、银铃没得挑，自然吃得一点不剩……

见王贵媳妇还不出门，老娘便将给她盛的一碗饭，匀给了儿女，“别浪费了。”没有人担心王贵媳妇会不会饿着，因为她总能神不知鬼不觉买好吃食，趁着王贵上工，躲在屋里吃独食。

所以见她这会儿还不出门吃饭，一家人便知道，王贵媳妇又吃独食了。但人家花的是自己的嫁妆，又不吃在你眼前，谁也不好直说她什么。

老娘先吃完了，便将半个月来，偷空趁闲做好的十几双布鞋，用包袱包成一包，去集上售卖。今天正好是个集，本来她该上午去的，但让王贤的事儿耽误了……

兄妹俩吃完饭，银铃收拾碗筷，王贵则一脸心事地回屋，妹妹叫他都没听见。

以为哥哥又跟嫂子吵架，银铃也没放在心上，干完家务就端着药碗，去喂王贤吃药。一大碗药汤快吃完的时候，东厢房突然爆发出王贵媳妇的喝骂声。

银铃郁闷地拍拍额头，嘟囔道：“又来了……有本事老娘在家的时候骂呀。”虽然气愤，可她小孩子家家的也没法掺和，只能在那听着。

“好啊，你个王鼻涕，鼻涕了半辈子，终于长本事了！”声音陡然清晰了许多，显然两人的战场从屋里转移到天井，“竟然学会偷东西了！”

“你说谁偷东西？”如果是泛泛的骂，银铃也就装着没听见的，但听嫂子骂大哥是贼，她登时火大，把碗往桌上一搁，冲到门口，质问起大嫂来。

“你自己问他，偷没偷！”王贵媳妇拿着笤帚疙瘩，指着躲在水缸后的王贵，横眉竖目道，“他趁着我睡觉，偷我的首饰，被我抓了现行！”

“两口子之间哪叫偷啊？”见妹妹也出来了，王贵满脸通红，讪讪道：“娘说夫妻一体，你的也是俺的。”

“放屁！那是我的嫁妆！”见王贵狡辩，王贵媳妇愤怒地朝他冲过去：“那是我侯家的财产，跟你王家没关系！”

这婆娘高大有力，让她打上一下，王贵还真吃不消，只好被撵得满院子跑，一边跑一边告饶道：“就算俺借的还不行，回头赚了钱，还你就是了！”

“你偷我首饰干什么，是不是在外头有相好的了？”王贵媳妇愤怒道。

“别瞎说，”当着妹妹面，王贵倍感尴尬，“怎么可能呢？”

“那倒是，就凭你……”王贵媳妇轻蔑地哼一声。猛然想起上午时，他娘俩为王贤的药钱发愁，这下还有什么不明白。原来王贵偷自己的嫁妆，是要去给王贤买药！

这可碰到她的忌讳了！她是王家当年好的时候嫁过来的，门当户对，嫁妆很是丰厚。谁知公公犯事之后，王家很快就衰落了，这让她心里一直憋火，只是摊上个厉害婆婆一直发作不得。

直到婆婆和老公倾家荡产，也要给王贤续命时，王贵媳妇终于开始闹别扭，她坚决不同意往活死人身上花钱，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，便是‘救活了也是个祸害，还不如让他死了利索！’

久而久之，王贤竟成了她对王家怨念的集合，王贵只要一提就火冒三丈，何况是偷她的钱去给他买药！王贵媳妇这下气疯了，张牙舞爪地扑向王贵道：“王鼻涕，你知道老娘最恨什么，我不跟你过了我！”

王贵自觉理亏，一边喊着‘不敢了，再不敢了！’一边在天井院子东躲西藏。侯氏整天窝在屋里不动弹，脚下很是没根。你追我赶了好一阵子，她心虚气短一拌蒜，竟狠狠摔在地上，脑袋磕到铁锹上，登时血流满面……

“哎哟，杀人啦……”侯氏痛得七荤八素，又一摸额头，满手是血，没人声地大叫起来：“救命啊，救命啊！”

……

午饭前，老娘卖光了鞋，给王贤抓了两副药回家。她心里十分得意，因为一百文一副的药，硬是被她砍到一百七十文两副。能从陆员外那铁公鸡身上拔毛的高手，这富阳县里怕是一只手都能数过来。

谁知一进门，便看到地上的血迹，老娘登时大怒道，“老娘一不在家，你就翻了天！王贵媳妇，跟我去衙门说理去！”以她多年的经验看，定然是王贵那夯货被侯氏打出血了……

“娘……”话音未落，王贵从房里掀帘子出来，小声道：“不是我伤了，是翠莲……”

“吓？”老娘登时神情一松道：“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我儿竟然男人一次？！”

“不是……”王贵这个汗啊，嗫嚅道：“是她追我的时候，自己摔的。”

“我说么……”老娘叹口气，失望道：“狗改不了吃屎。”

把药搁下，她到东厢房里看了一眼，只见侯氏脑袋缠得跟个纺锤似的，躺在床上直哼哼。鲜血渗出纱布，看上去确实挺惊人。

侯氏知道她进来，却仗着病不起身，她已经让人通知娘家了，什么事儿等家里人来了再说，省得白挨这个老东西排炮。当年，她不知好歹，竟想跟婆婆掰手腕，被婆婆直接骂晕过去，如今想起来还直打哆嗦……

侯氏这个样子，老娘也没法说什么，她泼辣归泼辣，心里精明得很，知道这种事，自己不能掺和，只能先静观其变。

从王贵房里出来，老娘生火做饭，吃饭刷碗，然后再给王贤推拿一遍，见侯家人还没来，骂了一声：“真磨蹭！”

过晌，侯氏的哥哥和弟弟才来，两人衣着光鲜，趾高气扬，还带着几个长工，轰轰烈烈一大群人……他们家有百亩茶园，还有在县里当差的，面对王家这样的破落人家，自然大有心理优势。

无奈老娘把闲杂人等都轰了出去，只让侯家兄弟进来。

他俩一进门便捂着鼻子，仿佛在这破院子里站一站，就会污了自个的贵气似的。

看到妹妹躺在床上，要死要活的样子，两人登时火冒三丈，像训孙子似的训斥王贵，只是因为王贵老娘在场，不敢用脏字问候罢了。倒不是他们尊老，而是人的名、树的影，一旦惹火这母老虎，可就不知谁训谁了。

但老娘像转了性似的一声不吭，任由他们把儿子训得晕头转向，阴着脸不知在想什么。

直到训得口干舌燥后，两人停下来，喝口水……人家是自带的紫砂壶，里面用自家的水，泡自家的茶……才问妹妹：“该说的都说了，谅他以后也不敢了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。”

“两个事儿，答应了我就和他过下去，不答应，就散伙。”侯氏在婆婆的阴影下压抑透了。她整天躲在屋里，那是不敢看婆婆那双冷眼啊！侯氏感觉再这样下去，不出半年自己就要疯了，这次好不容易找到个蹬鼻子上脸的机会，决心趁机改变处境！

“先说说吧。”她哥点头道。

“第一，我要分出去过。王家的东西，我一丝一毫都不要，只要分出去过就行！”侯氏不敢看婆婆，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，终于把心里憋了两年的话，道了出来：“第二，他得起个毒誓，分开过后，不许拿钱给他家里人花，不然生儿子没屁眼！”

此言一出，满室安静，老娘拢在袖中的手，已经攥得咯咯直响，却仍没有表示。

“呃，”侯氏她哥觉着这话太欠妥，忙补救道：“妹妹的意思是，分居不分家。分开过，各花各的钱。这样也好，既然过不到一起，就各过各的，大家都清心。”顿一下，心虚地望着王贵老娘道：“是吧，王大娘？”

第0003章 猛回头

之所以侯氏一说要分家，自个气焰马上弱三分，是因为这个年代有法律，父母健在不得分家析产！不然子女要坐牢的！每个月官府都会在申明亭前宣讲这个，三岁孩子也知道。

所以侯氏才会那么‘大方’地说，自己不要王家任何东西；又刻意不说分家，而是用‘分开过’代替，其实是在掩耳盗铃！

不过这种事都是民不告官不究的。过不到一块的兄弟多了，分开过的有的是，也不是各个都没爹娘。只要不打分家官司，官府是不会管的，除非有人想整你。

侯氏想要得逞且不留后患，就必须征得婆婆的同意，让她出个‘分居不分家’的证明，才敢破墙而出。

所有人都望向老娘，只见她抽出握得发白的手，挠了挠额前的头发，也不急也不躁，平静地望向王贵。

看了看儿子，她又对侯家人道：“我也早跟这又馋又懒、心黑恶毒的婆娘过够了……”侯家人刚要发飙，却听她话锋一转道：“你们不就是要分居不分家文书么？只要王贵答应，我出！”

侯家人登时大喜，转向王贵，齐声催促到：“愣着干什么，答应啊！”以他们的经验看，王贵这种一辈子不敢说不能的软蛋，那是决计不敢反对的。

“别……”王贵可怜兮兮地央求侯氏道，“小二还病着，妹妹还小，老娘身体又不好，哪能撑得起来？咱们这时候分开过，是要被戳脊梁骨的。”

“你不用操心。”老娘冷笑道，“那么难的日子老娘都熬过来了，没了王屠户，还吃不了带毛的猪？！”

“娘……”二十几年的母子，王贵焉能听不出老娘这是反话，愈加不敢松口了。

“娘都这么说了，你还犹豫什么？”侯氏也顾不上装死，从床上一跃而起，顶着个纺锤脑袋道：“你倾家荡产，给小二治了半年，现在他终于醒了，你这个当哥哥的，已经够份儿了！街坊四邻谁能说你什么？”她晓之以情后又动之以利道，“王贵，你不是做梦都想当东家么？分开过后，我的嫁妆都拿出来，给你开个造纸作坊，也让你尝尝当东家的滋味！”

“嗯，住得地方你也别担心。”大舅子焉能不知道妹妹的心思，便顺着她道：“我在县城那套两进的宅子空着呢，今天你们就可以搬过去！里面还有个老妈子，到时候吃饭穿衣都有人伺候，不比你现在当牛做马强一万倍？！”

“家里老爷子最疼你媳妇，只要你答应搬过去，你家欠我家的钱，肯定就一笔勾销了。”小舅子也道：“不信我可以给你立字据！”

钱又不是他借出去的，他写的字据有个屁用？这些鬼都不信的空话，也只有王贵这种夯货会信……侯家兄妹如是想道。

果然，王贵在听到第三点后，脸上现出浓重的挣扎之色，紧紧咬着嘴唇，不知该说什么好。

“王贵，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去告官！”侯氏知道这货最不会的便是拿主意，不使出杀手锏不行，便吓唬他道：“刚才我哥的话你也听到了，我可带着伤，要是去告官的话，你就得被官府抓起来！”

王贵一下如遭雷击，老娘勃然变色，霍地站起来，戟指着侯氏道：“好啊，老娘奉陪！把你这些年干的丑事，全给你抖搂出来，让你顶风臭十里！”

婆婆一发威，侯氏吓得直缩脖子，但已经到了这分上，岂能前功尽弃？她吃力的转过头去，不看老娘只看王贵道，“不信你试试！”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（<https://www.shgis.cn>）

文档名称：小说：《大官人》三戒大师 著.epub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n/post/1447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